



章柠檬/文

记不清是什么年份了，就像你不知不觉地完成了一场恋爱，又从从容静地走进了他的世界，你很少去想初次见面是何年，因为你还在忙着继续着他的故事。只是偶尔，一些过往的画面会让你闭上眼睛，微笑。

那是个秋天的下午吧，戴着红领巾的我们安安静静地坐在教室里听课，教室窗外的梧桐树叶可不那么安静，跟着风“沙沙”地跑着、闹着，偶尔会调皮地从窗外跳进课桌，一群孩子的心也变得不安静了。他们不仅想着树叶的好玩，更记挂着这是最后一堂课，再熬过十分钟，大家就可以比树叶更欢快地冲出教室，直奔校门口的小人书摊。“我一定要抢到凳子！”这句话就像闹钟一样准时提醒我。“铃——”，下课了，冲吧，爱看书的同学们。

好一群叽叽喳喳的“麻雀”，在花花绿绿的小人书摊中，欢喜地叼起书，渐渐又安静了。这次我没抢到凳子，连《葫芦兄弟》也被人抢走了，管书的大伯看懂了我一脸的懊恼，他偷偷地塞过来一本杂志《少年文艺》，“我孙子在图书馆借的，他还没放学，你先看着，看不懂就看看图呗。”我轻轻地接过，然后深深地把自己丢进了书里，第一次发觉以前看的都是别人的故事，而这本书里有自己的故事，离我很近。我可以是少年了吗？这个小镇有叫“图书馆”的地方吗？我想去。

小镇的图书馆其实是刚开张的，挂着两盏大灯笼，进来的人并不多，小朋友更是寥寥无几。呵！我真庆幸没有碰见和我抢凳子的同学，一种神秘感和优越感让我如饥似渴地翻阅着那些我看得懂或看不懂的文字。告别了，我的《地道战》《侦察英雄》《红色娘子军》，我的小人书。告别了，马路边尘土飞扬的小人书摊，爱笑的管书大伯。告别了，我那颗小小的、稚嫩的心。我的新朋友热情地牵起了我的手，《一千零一夜》《三毛流浪记》《小王子》《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一本接一本，我感觉我的心在长高，我看到了更远的地方。

那时的图书馆没有空调，手翻着翻着就会麻，没关系，我很快就会躲进那些热情的故事里。那天，我跟着书里一位美丽又勇敢的女孩去探险了，她牵起我的手飞过一个个绿色的山谷，飞进一个童话般的城堡，暖暖的炉火、香甜的点心，一切是那么轻盈，那么幸福……窗外一缕阳光把我唤醒了，原来我趴在书上睡了很久。我突然发现我的手正压着一个小小的热水袋，一抬头，和我对视的是一双特别温柔的眼睛，管理员阿姨一边打着毛衣，一边笑着看我，这个热水袋是她的。呵，第一次觉得图书馆特别有家的味道，能懒懒地做梦。整个下午，图书馆窗外那缕阳光一直紧紧抱着我，在那个安静的角落。

还有个画面芬芳着我的记忆。高考结束的那个夏天特别闷热，我没有考出理想的成绩，心中没有一丝轻松的风。我几乎每天把自己埋在图书馆的世界名著堆里，《傲慢与偏见》《理智与情感》《爱玛》《诺桑觉寺》……我深深地喜欢上《简·爱》，总舍不得一下子把它看完，怕故事结束得太快。简·爱与罗切斯特的爱情，常让我情不自禁地合上书久久地发呆，一个白色的身影就在这个时候走进了我的视线。他穿着白衬衫，干干净净，看书的样子也很干净。我第一次觉得认真翻书的男孩是那么好看。也许是简·爱对爱情的认真与勇敢鼓励了我，我大胆地迎着他的目光，点头，微笑……我确定我在瞬间闻见了爱的芬芳，有点像图书馆外的栀子花香。

后来，我和他成了书友，互相推荐好看的书，交流书中的故事。后来，我们都忘了留一个对方的电话号码，暑假就这么结束了。后来，虽然已没有和他的后来，但回忆里时常能浮现他干净的眼神，干净的笑，还有静悄悄的图书馆里，不经意间从我身后传来的他的问候“原来你也在这里”。至今我都觉得这是一句很美的情话，我把那段回忆叫作初恋。

当我走向成熟，不再年轻时，我依旧喜欢图书馆的方向，这时寻找的不是热闹的故事，而是想找回内心的平静。我牵着我的孩子，在图书馆里走走停停，孩子总喜欢扑向那些崭新的书，绚丽的图片。他发现我挑的书都很旧了，黄了，皱了，里面还被人密密麻麻地划过、记过。他很好奇地问：“妈妈，你为什么不看新书。”呵，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这大概就是图书馆的魅力吧，你能在泛黄的扉页中忽然想起，我曾经读过它，它拥抱过很多人的内心，那些偷偷划过的痕迹，注解的字，能让你触摸到某些人在某些时候捧着它阅读时的那份惊喜与感动，你不是与一本书在交流，而是与岁月在交流。但孩子，你没错，妈妈在小时候也曾在这里寻找最新的书、最新奇的故事。只是人越大，越能在旧书里品味到书的香，越能在自己的故事里品味到生活的真。

有一天晚上，我驱车经过小镇的前溪路，突然发现对岸的图书馆灯亮着，原来图书馆开始晚上开放了，图书馆里那一排排简单又明亮的灯，透过宽大的玻璃门把整条街都照亮了。夜幕中的她特别闪亮，特别的美，黑暗中行走的小镇人，应该都看见了。

美好时光 小镇图书馆的



春天里的“小公主”

江文辉/文

作为一种花，它尤爱春天。春分一来，遍野盎然；清明一过，悄然留香。作为一种花，它又供人赏食。烂漫一度，招蜂引蝶；结籽成果，榨炒成油。在我的故乡箬横，它更成一绝，多数爱它者“生计资民用”，少数不爱者“闲花野草流”。它，就是油菜花。

我，属于前者。三月间，油菜花要么不来，零星不见；要么一来，成片乍现，可爱至极。

作为一片由海涂地开垦的江南水乡，箬横有着成片成片的良田。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是，这里的土壤受海潮影响，常伴有杂物，非锄头必较、畦畦必报之花类所爱。结果，不与任何娇花媚草争艳，且又不起眼的油菜花便成为这片土地上的“封主”，供得人们争相观赏、竞植。

“夜来春雨润垂杨，春水新生不满塘。”印象中，这是惊蛰一日中最为常见的自然场景。可在箬横，人们却以翘盼，反倒对田间耕侧的那一块块土岩缝分外关注。

对于“吉祥物”，人们是舍不得抛弃的。作为春的“幼女”，油菜花也懂得这方水土人的心境。于是乎，它玩起了躲猫猫。即便你日夜察观，它就是不露花苞；反倒不经意的另一处，势比天高，完美化身。又或是，它爱美至极，却又脉脉含羞，就像是一位少女，若享得出闺人娇颜，总得深藏点朱唇，深怕落得闲言闲语、品头论足。

正因此，箬横人更喜欢把油菜花视作“小公主”，成了它唯一的倾慕者、聆听者，深怕风雨吹袭，尽将一切拱让，另之有温暖的家。

这不，但凡有空闲之地、种花之所，尽归油菜花所有，甚至为之刨去一切过往花类，留一些油菜籽，管得天晴雨来，仅半月无间，所有的公园、广场烂漫成片，犹是“满城尽带黄金甲”，蔚然无比。

“小公主”终于长大了。那些蜂蝶，像是疯了一样的往里窜，似乎在寻找过往的记忆，引得“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可谁又知，“倾慕者”的不理解与不理智，无意间伤害了它。那些不爱者，或践踏，以闲心作闲味；或摘取，资饕餮作“丑态”。殊不知，赏兮雅然；玩兮俗哉。正如视闲者一样，你非蜂蝶类，安知蝶花泪；你属莱草类，来人自知矣。

但命运总归偶遇挫折难洗礼，方得功德圆满。与油菜花而言，老去、魂归是定数；抑或说，清明之际，残香渐去，留香之余，胜若菊思。

至少，我是切切懂你的。油菜花，你的生命意义并非以你所想的那样简单，离去即消亡殆尽，因为你是“小公主”。与其他花类“公主”不同的是，你的“小”将由这片故土真正倾慕者的爱——结籽成油所替代。

喏！油菜花成片成片地倒了。人们却成群成群地将之扛回家，或打晒，或捣摘；然后，又成群结队地在打油店提来一桶桶香喷喷的油。直到这时，魂归的你才会发现生命的真谛即是如此。

也许！也许没有那么多也许。当人们食用你的精髓时，油菜花可能又开始忙碌，让它的子嗣在为明年的轮回休养生息；当人们还在翘盼它的到来时，油菜花可能又感慨万千，让它的遗迹在为今岁的伟绩留下怀念。

这就是油菜花，你懂它了吗？

小街年味

陈连清/文

小年的脚步轻盈地踏进街龙头，村里的年味也随之浓郁起来。村民们吃了腊八粥，做了年糕，宰猪杀鸡，家家户户为孩子们准备糕干、炒米、糖果等，喜气洋洋地迎接新年的到来。

街龙头村濒临东海溢滩湾畔，背靠雁荡山脉，面朝大海，是个有灵气的地方。村中有一条古朴的市集小街。我的高中老师陈人斋先生就居住在北街头。我妻子的娘家在“东头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在此小住，对此地的地理、历史、文化略知一二。

小年的前一天，我接到陈老师的电话，说是《街龙头文史简编》一书已付梓分发，叫我去拿。感奋之余，我约同学驱车前往。走进街北一座老

宅，陈老师笑容可掬地迎上前来。年届九旬的他，鹤发童颜，精神矍铄。一番寒暄后，又是端茶又是递烟，水果盘上装着满满的心意。这股热情的劲儿与浓郁的年味叠加，使得室内无比温馨。

我们与老先生相对坐下，他顺手递来散发着油墨芳香的新书，我们随手翻阅起来，一睹为快。老师还饶有兴致地述道：“书中突出了民俗内容的记载。这是本村的文化积淀，是祖辈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在编写过程中，将其专门列出。”他接着说，如谢年、除夕夜守岁、正月初二初三、接土地爷、闹元宵都编入书中。他的“强调”把我的思绪拉回到当下，与街龙头过年氛围产生了“共振”。我翻阅着“民俗”篇，书本所阐述的与当下本村的年味融为一体，书是现实的凝练，眼下的年味又是书本的演绎。思绪一会儿在书中搜寻，一会儿又回到这村头街尾，在虚和实之间游离，在历史和现实中穿梭。

街龙头村和大江南北数不尽的村落一样，氤氲在醇香的、浓烈的年味中。这年味在哪里？我体验：这甜蜜的年味藏在翰墨飘香的文字里，沉积在悠长的村史长河里，外化在家家户户的宅院和男女老幼的欢声笑语里。顺着文本还可窥见，年味是街头巷尾捣年糕、做麻糕、煮粽子的缭绕的

久。为那个画家的不幸而悲哀。生命竟是如此地沉重和美丽！平静之余，一份温暖的甘味却上心头。人，如果说从诞生起注定要一步步走向死亡的深渊，那么，这篇文章就是向世人宣告创造生命的伟大。那个画家，用他自己的双手和责任，延伸了另一生命，放射出他生命的最大光华。

真年轻！那是我们医务人员对一些得了疑难重症，而又以年轻面孔出现在我们面前的病人惯常发出的喟叹。无非是叹健康的无常。其中也包括了419室20床的病人。那是一个三十出头的小个子男人，讲话风趣幽默。初次接触，除了面色苍白，你不会觉得他是一个曾和死神擦肩而过的人，只有病历上的那些文字才让你确信这是一个重症患者。

那天下午，照例以一个护士的身份穿梭在各个病房。来到他床旁，正准备给他量体温时，他忽然用瘦骨嶙峋的手拉住了我，用一种感慨的口吻，指着站在他床边的两个小女孩。

香气，是一幅幅火红喜庆的春联和年画，是长辈藏了一年的那坛黄酒，是孩子们手中崭新的压岁钱，是穿着新衣裳点燃爆竹的“噼啪”声。

我眼前浮现出了过往曾在此地过年的情景——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一年，我还在濒海的五七学校教书。小年那天我带着单位分得的大刀猪肉和一些农副产品赶往岳父家过年。黄昏时分，天阴沉下来，朔风凛冽，大雪飘飘。这一路三十余里，我借着雪光跋涉，沿途只见灯火点点，爆竹声声，是谢年的喜气。次日天气放晴，正逢“廿四掸蓬壅”，一早，道地头已摆满了桌凳、橱、箱柜，借着厚雪洗去尘世的污垢。有的清扫，有的清洗，有的爬得高高的，一片喜庆繁忙的景象。我作为“新姊丈”也要表现一番，上栋桁、爬窗外，弄得满身尘秽。此时回望大街深处，人们又忙碌起来，我不禁叹道：又是一年岁暮时！

那个年，我也吃了街龙头的年夜饭。岳父大人早早把春联、剪纸贴了个红彤彤、亮堂堂，什么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年年有余，招人喜爱。除夕夜这餐饭是一年中最好的，有鸡鸭猪肉，有鲤鱼螃蟹对虾，有笋干豆腐豆芽，七盆八碗将四面桌摆得满满当当。一家人围坐一起，吃下这一年最后的时光。而

一个五六岁，一个八九岁模样的说：这是我的两个孩子。瞧着两个漂亮可爱的小家伙，我由衷地发出了赞叹：真可爱！“你说，我能忍心丢下她们吗？我要活！”说这话时，那张有笑意的脸，还是让人觉得有掩盖不住的落寞。我的心忽地涌出了难以言状的酸楚。生命对于健康者并不足惜，而一旦在障碍和死神降临时，才发觉人世间有太多的美好和值得留恋的东西。

想起该病人刚住院时，被病痛折磨得口不能言，努力支撑着身子竭力在掌心写着“痛”字设法让我们明白的情景。想起该病人直肠癌术后的当天下午，由于情绪激动及疲惫，发生了室上性心动过速，科室同事齐心协力，果断采取各项治疗护理抢救措施，终于使他转危为安。

黑色的命运死结，总是牵扯着一颗颗红润的心。住院期间，他的妻子和他的老母亲轮流照顾他。她们给他擦身，不舒服时给他按揉，冷了给他加衣，热了给他擦汗。每天都这样。

“过年饭”是中午烧好，留作明年吃的。年夜饭后长辈给小辈分赠压岁钱。“一夜连两岁，五更分两年”。一家人围坐喝茶、吃水果，等待这一年的“关门锁”。时辰一到，四面八方鞭炮齐发，地动山摇，经久不息，把旧的一年送往历史的深处。大年初一一早，又闻鞭炮四起，是谓“开门锁”，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人们纷纷走出家门，看对联年画，互致祝福。我看到隔壁一个叔叔用“地雷”开门。放“地雷”要眼疾手快，他慢了半拍，一不小心掉进了阴沟里，响声震天，污水四溅，他溅了一身臭水。这时他脱口而出：“黑水钱！黑水钱！今年要发大财！”逗得人们哈哈大笑……

浮想联翩中，我又听到了陈老师的话，如画龙点睛：过年嘛，就是过一种心境，是过一种期盼，过一种祈愿，过一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些众多的仪式也是千百年的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它是无形的，却是一种精神，一种力量。

我们手捧老师赠送的书本，觉着沉甸甸的。告别了老师，他的话犹在耳边。车子本要穿过隧道，却自作主张开到石桥头去了。一路上，看见许多红灯笼飘过，鞭炮声从山中和村庄传来，村边农舍时有“赏心只需两三枝”的梅花探出险来，传递着春的消息。

她们脸上看不出悲哀，难以相信，她们面对不幸，这股平静和安然不知从哪里来。

生命中，沉重的东西，承受就承受了，既然承受了，可能也不觉得有什么了。

“活着，为了生活。”对于这句常听的话，以前觉得中庸，没理想，是活着并坚信自己平安活着的我们不懂的。现在，20床病人的“我要活”，觉得他并没有因重疾而放弃生命。活下去，为了更好地生活，这是生活最根本的认识。

靠着我们科室同事们的努力和他亲人的细心照料，20床直肠癌术后的病人，身体各项指标向好的方向发展，趋于康复阶段。

在医院工作多年，见过很多这样那样的病症，见过很多这样那样的病痛，也发觉许多遭遇厄运受尽折磨的人们，当他们身处逆境时，总是从容地应对，平静地接受命运的考验，不知不觉间，他们命运的冰凌逐渐消融，直到春意盎然。

生命，让我们敬畏。

生命让我们敬畏

阮仁伟/文

欧·亨利《最后一片叶子》说的是：一个画家，为了将他的一位同行的生命延续下去，画了一片近基部深绿色，边缘枯黄色以假乱真的叶子，挂在病人窗外不远处靠墙即将枯萎的常春藤上，不幸的是，画家在寒夜爬高缀叶的过程中感染了肺炎失去生命，而他的同行却因感受到了叶的绿意而活了下来。

读的过程中，怆然复杂的心绪蔓延了好